

钱志富文集诗歌卷

掌 心 是 海

月光聚敛
我的手掌
掌心是海

钱志富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掌 心 是 海

钱志富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掌 心 是 海

作 者	钱志富
出版发行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三楼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本	2004年7月第一版 200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国际书号	ISBN 962-450-811-9/D·47524
定 价	港币28.2元 人民币28.2元

踏实的人与素朴的诗

——序钱志富诗集《掌心是海》

蒋登科

志富准备出版一本诗集《掌心是海》，我为他高兴。他命我为诗集写一篇序文，作为他的同门师兄，我无法推辞。但我也告诉他，写序之事，实不敢当，我倒愿意谈谈他这个人和他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

我与志富有一段很独特的缘分。我们都曾在相同的学校、相同的师门下读大学本科、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只是他都比我晚一点，所以他一直都是我的师弟。这段缘分，使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相似的人生岁月，彼此可以说相当了解。有这样缘分的人，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好像还没有第二个。

我们在大学外语系读书是在 80 年代中期，志富比我低一个年级。他在大学期间就投入了诗的怀抱，我们都听过吕进教授的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和诗歌讲座，得到了他的关心和指导。那时节，“朦胧诗”在全国还非常流行，大学校园里的诗风很

盛，诗歌社团很多，诗歌活动异常活跃。我们所在的西南师范大学有一个全校性的五月诗社，参与者人数众多，许多诗人和作品在全国都颇具影响。后来，大概在1986年前后，志富又与外语系的几个爱诗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新诗协会，主要成员是外语系学生，但也辐散到学校的其他专业，实际上也是全校性的。协会搞得红红火火，还出版了一份刊物《蓝星草》，隔一段时间印一期，刊登的大都是会员的作品，颇受大家喜爱。志富是协会中的活跃分子，组稿、印刷、联系诗歌活动等等，基本上都是他打头阵。我们住在同一层楼，他每期刊物都送给我，我也都认真阅读，于是与他们那一群同学都比较熟悉，成了朋友。协会大概办了两三年，其活动在志富毕业以后就基本上停止了。当年参加协会的许多同学后来基本上都离开了诗歌，只有志富最终又回到了这个在当下并不热门的事业——实际上，他一直就没有远离过诗。

在中国新诗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志富是我的师弟，也比我晚一年。他是个热心人，对集体、对他人都乐于帮忙。志富出生于农村，而且家庭条件相当困窘，父亲早逝，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残疾的哥哥和一个年幼的妹妹。读书期间，除了学校发给的生活补助外，他还得打工挣

钱。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主要把时间用在读书写作上，用在与师兄弟的交流上。在诗歌学习方面，我们都是半路出家，基础不是很好，拥有的只是对诗歌艺术的热爱，所以学习起来相当辛苦，不过，志富很勤奋，在读书期间就发表了不少诗歌作品和评论文章。研究生毕业后，为了生活，志富到了大西北的某油田工作，生活上有了较大改善，但与诗离得较远了，他心里并不踏实。于是他总是试图为诗歌做点事情。除了继续默默地坚持创作，他还时时关心新诗研究所的发展，关心师兄弟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我记得，在90年代初期，我刚刚从广西调回母校，协助邹绛教授编辑新诗研究所主办的诗学季刊《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后来更名为《中外诗歌研究》）。当时的经费非常困难，得靠四处“化缘”才能出版。志富知道这个情况后，觉得这样好的刊物处境还这么艰难，实在不应该。有一次在与吕进先生通电话后，他从并不宽余的收入中给刊物赞助了一千元，而且不要任何回报。要知道，在当时，一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工资也就一百多元，而且志富还得养活自己一家子。这件事在新诗研究所的师生中影响很大，被传为美谈。直到现在，我还记着这件事，记得在新诗研究所的发展中，她的一些学生时刻挂念

着她，以各种方式对她给予了支持。志富每次从新疆回四川，总要回到母校，看看老师，看看曾经充满诗意、留下了自己人生足迹的校园。有一次，志富从美国考察回国不久就回到学校，当时，他的老乡龙泉明教授正好到新诗研究所讲学，吕进先生叫志富也顺便讲讲他的美国之行。志富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站在讲台上，他几乎讲不出话来。他后来告诉我，那是他最失败的一次讲话，因为离开诗歌太久了，也因为回到母校太激动。但他的那次“失败”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个本色的人，做不了假。

即使在新疆，志富也没有忘记诗。他的第一部诗文集《我不愿被你烧掉》，收在我主编的一套《中国跨世纪诗丛》中于1993年出版。诗集出版后，不少读者给予了好评，这增加了志富重新回到诗歌的决心与信心。于是他捡起了丢开的书本。1999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考取了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又成了我的师弟，在吕进教授、范培松教授的指导下再次步入了诗的殿堂。几年时间里，他完成了研究七月诗派的博士论文，而且写了不少诗，这本《掌心是海》就记录了志富在诗歌艺术探索上的点点足迹。

同他的为人一样，志富的诗在风格上

主要属于朴素一类。我记得，志富的硕士论文是研究现实主义诗歌的，他对诗与现实的关系持肯定态度。他自己的创作也都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的思考。像这样的诗章就颇耐人寻味：“一脚踩下去/水田的云全碎了/那些鱼/在水底游着/穿过水草/我脚一伸过去/便纷纷逃向浮萍深处去了”(《一脚踩下去》)，“月光被波涛/全打成了/散碎银子”(《金鸡湖》)，它们都来自具体而微的现实体验。诗应当保持与现实的关系，当然不是说，诗就是现实的临摹。诗是需要发现、需要创造的。换句话说，诗需要融合诗人独特的智慧，否则就难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上面两首短诗，看似信手拈来，但诗人是经过认真剪裁的，让外在物象通过诗人的机智而具有了独特的韵味，不用心体验，我们就难以发现其妙处。这样的手法，有点类似于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天籁手法，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底蕴。他的有些作品，想象是非常奇特的，但正是在那种奇特之中，我们发现了诗的魅力。读下面的诗行：

把阳光全撵到悬崖上
云掉在海里了

我们举着的酒杯中
荡满长风
几万里的路程
黄昏一阵子就走完了
——《把阳光全捧到悬崖上》

诗人通过独特的视角，以跳跃的方式将一些很简单的自然现象诗意化，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差异，一方面是自然的伟大，另一方面是人的渺小；一方面是对自然的赞美，另一方面是对人生创造的向往。我觉得，诗人比较准确地理解了人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中间包含着诗人的生命哲学和人生态度。在志富的诗中，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类，既吸收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一些艺术手段，也融合了现代山水诗诗人如孔孚等在艺术上的创新。

志富的诗在关注生命现象的同时，也蕴涵着诗人的使命意识。具体来说，他的诗一直注意张扬正义、崇高等人文理想，即使在诗坛思潮迭起、流派林立、烽烟滚滚的时候，他也不为所动。这恐怕与作者长期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也与他真正了解西方一些诗歌思潮的本质有关。他在大学期间是学外语的，学习过不少西方现代诗人的作品，但他了解那些作品得以

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知道其中的不少因素是与中国文化、社会、诗歌格格不入的，所以他并没有模仿那些诗人，而是把他们身上有益于中国文化、诗歌发展的艺术、思想融合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融合到自己的艺术探索中。这种融合不会改变他的作品表达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这一艺术目标，不会改变他的诗歌作为中国诗歌的文化特质。志富有一组以中国文化人为主题的作品，包括《闻一多》、《胡风》、《艾青》、《陈守梅》、《牛汉》等。《闻一多》只有短短三行：

文火 怒火 爱火
点燃一节文明史
照亮一节现代史

却表现了闻一多的品质与影响。这种品质是诗人所肯定的。他对于那种历苦难而志弥坚的人，怀有一种特别的敬意。这也许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

他还有一组以新闻报道为主题的诗《悲剧》，几乎都是以诗的方式引用媒体上发表的新闻，有些严肃，有些滑稽，有些出人意料；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但都揭示了现代社会存在的一些有趣的甚至荒

诞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诗人对社会的关怀、对人的关怀。随便举几个例子：

(十三)

报载

某地某高考生

一日之内

收到六份录取通知书

而且这六份录取通知书

跟自己填报的志愿无关

(二十二)

报载

印度，近一半家庭没厕所

40%的家庭只拥有一间住房

而全印度闲置空房达 1600 万套

(三十二)

报载

学校破产

学业无着落

500 名中国学生受困新西兰

(三十七)

报载

国庆节前一天

宁波某眼镜店前

从凌晨4点开始

就有上百人排队

(其中还有年老长者)

等了4个小时

只为了领把伞

诗人注意收集这些信息，已足以说明他对众生的关怀。这当然并不是说，把这些新闻收集起来就自然变成了好诗。作者这样做的好处是，使那些平常在新闻中零星出现的现象更加显眼，而且以诗的分行方式排列，增加了作者所赋予的批判意味，使我们更为警醒。这中间当然包含着志富作为一个诗人所具有的良知。

志富的诗大多短小，三五行的作品不少，大多数篇幅较长的诗一般也不超过三十行。我一直对短诗持肯定意见。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传统诗歌是以短诗为主的，因而才形成了含蓄蕴藉的诗美张力；又比如，诗歌所记录的是诗人的情绪体验，而这种体验是不会重复的，延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如果以过长的篇幅表达出来，就可能与最初的体验发生差异。

作为诗歌研究者，志富是熟悉诗中三昧的，他的作品一直试图在短小的篇幅中通过独特的创造表达深刻、博大的诗美发现。创作短诗并不容易，它要诗人尽可能剪切掉所有枝蔓，消除所有与心灵表达无关的因素。

当然，我并不是说，志富的诗已经很完美。任何一位诗人都可以非常自信甚至狂妄，但任何一位当下的诗人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即使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也难以在某一作品出现时就确定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诗歌艺术的最终裁判是时间，是艺术的发展规则。志富的诗发扬了传统诗、新诗中的许多优秀艺术因素，但自身的探索性似乎还不够，这就使他的诗在语言、风格等方面较少变化，素朴有余而灵动不足，稳重有余而探险不足。他其实还可以把外国诗歌和当下诗歌探索中的一些新的艺术元素增加进去，从而获得艺术创造的更强大的活力。当然，像《一个人在家》等诗那样的实验，是需要再思考的，当然，也不失一种探索。

志富是一个踏实的人，也是一个很有闯劲的人。他挚爱诗歌艺术，我相信，他这些年来摘下的这些果子是心血凝成的，有滋味，也有营养。我也相信，在漠漠戈壁走过一遭的他，在蔚蓝海天的沐浴下，

一当会获得新的灵感，新的创造。未来的道路还很长，只要我们坚持，定能取得新的收成。

我愿意以此与志富共勉。

2004年5月20日，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我的诗观及我的简介

——代自序

(一)

我的诗观是：（1）我们对待题材的态度历来有两种，一种是曾经长期统治文坛、诗界的“题材决定论”，认为有某种“重大题材”的存在，所以诗人、文学家必须去写重大题材，另一种是“无须题材论”或“题材无关论”，认为诗歌的目的在于诗歌本身，题材对于诗歌写作是毫无意义的。本人反对这两种看法，认为他们都在走极端，都不利于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我个人认为诗歌艺术本身是存在着题材问题的，只不过题材作为写作对象须与创作主体发生了某种相生相克的作用之后才起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对诗人生命和灵魂的触动。所以我认为，在题材上，只要是真正能触动诗人的生命、性情和灵魂的，不管是美人香草或是天地山川，是历史或是现实，抑或是哲学、宗教、文化、神话的题材以及别的什么，宇宙也罢，人生也罢，乡土的也罢，异域的也罢，上半身也罢、下半身也罢等都可以写，动物植物的身体和躯体也可以写，屙屎撒尿无不可写。有

的人诗歌观念过于狭隘，认为只有什么什么能入诗，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过，诗人对其所写必须要有真的神往的心，否则，写出来的便是空洞无物的非诗、假诗、劣诗。（2）诗人在主题上当然得有较为深入地开掘，本人认为诗的主题如思想、情感本身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因而否定了诗的主题如思想、情感等就等于否定了诗歌本身。台湾诗人洛夫说：“诗，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美，而不是一种无意义的美。”

（参见《诗歌美学传统与创新》，《唯实》2003年4期。）诚哉斯言。清人王夫之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台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拈合成句之出处（原注：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绩中求活计也。”（参见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0页。）诗歌是一种寓寄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的文学体裁，思想、情感等主题因素是诗歌之魂。（3）本人认为在写法上，只要是经历过诗人的真生命、真性情和真灵魂打磨过的，不管他用的文言、

白话，英语、俄语，日语、法语或别的什么语言，手法上是用了赋、比、兴或是象征、比喻、通感、拟人、夸张，也不管有无格律音韵，甚至也不管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古典主义等等的创作方法写成的，都可以是诗。郭沫若说：

“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我每逢遇着这样的诗，无论是新体的或是旧体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国的或外国的，我总恨不得连书带纸地把它吞咽下去，我总恨不得连筋带骨地把它融化下去。”（参见郭沫若：《论诗三札》，《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成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4-55 页。）（4）本人认为在语言上，诗歌要有丰富的生命感、性灵感、灵魂的腾跃感。诗的语言连接的是诗人和读者的生命、性情和灵魂。诗学的关键词就是生命、性情和灵魂。诗人必须首先是一个有旺盛而健全的生命活力的人，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当是一个活物，他对他生存的那个世界当有丰富的感觉，他会感通宇宙和人生的各个侧面，然后又是一个至情至性